

活地獄

行發社版出藝文海上

活地獄

聞華英著

目次

開場白——甚麼叫着解放區	一
一 盼中央	三
二 坐水籠池	四
三 弔鞦韆	六
四 陰陽和	八
五 自吃自	一
六 肉體慰勞	二
七 立功大會	四
八 算賬	六
九 鬥爭	八

十	掃灰倒桶	二〇
十一	取零件	二一
十二	翻破鞋	二四
十三	灌反省湯	二六
十四	拉雷	二九
十五	穿冰鞋	三一
十六	洗蓮蓬澡	三二
十七	過斷橋	三四
十八	走上層	三六
十九	孟良送火	三八
二十	零割	四〇
	爲讀者諸君進幾句忠告	四二

活地獄

聞華英

開場白——甚麼叫着解放區

提起解放區這個名詞，差不多大家都知道。但是也或許有一部份人還不十分清楚。所以需要在這裏先把這個名詞，解釋明白，使大家普遍的知道解放區是一種甚麼地方，然後對於下邊寫出的那些一幕一幕的慘劇，纔能有意想不到觸目驚心之感。

解放區，簡單的說，就是共匪所佔據的地方。共匪每到一個地方，在最初的時候，無論城市或鄉村，必在大街小巷各家的牆皮上，大寫特寫一句標語。那句標語是：「那裏有共產黨八路軍，那裏的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有自由和幸福。」同時他又拿出一種假的和柔態度，向老百姓說：「你們過去所過的生活，都是受壓迫的，受剝削的，我們共產黨八路軍來到這裏，就可以叫你們不再受壓迫，不再受剝削，把你們完全解放出來。你們往下看吧，將來你們的生活，一定能够安居樂業，一定是絕對自由的，極端幸福的，是真正合乎三民主義的。」因此他們把這個地方，叫着解放區。

本來在抗戰八九年以來，老百姓處於敵偽的鐵蹄蹂躪之下，都是飽嘗艱苦，不堪言狀。忽然看到共匪那種假的溫存，聽到共匪那些欺騙的話，大家多半是糊塗糊塗，莫名其妙。那知住上一個月兩個月以

後，共匪把他那假的面具，漸漸除掉。把他那猙獰的原形，漸漸露出。一方面用利誘的方法，號召一般流氓土棍，蕩女邪婦，出來當他們的幹部人員，甚麼青救會長啦，職工會長啦，農救會長啦，婦救會長啦。一方面用威脅的方法，強迫一般壯丁，出來擴展他們的勢力，甚麼弟子兵團啦，民兵啦，武工隊啦，青婦小隊啦，自衛連啦，鋤奸團啦。更一方面用殘暴的手段，對於他們所認為不是和他們走一個路線的人，大肆侮辱與殺戮。只要是有碗飯吃的，他們便指稱是資產階級，一律殺掉。只要是讀過幾天書的，不論是學生，是教員，是新學，是舊學，他們便指稱是智識份子，一律剷除。只要是在地方上辦過公事的，或是稍有良心，不肯無故加害於人的，不論你是那一界，不論你是貧是富，他們便指稱是惡霸，是善霸，是壞蛋，一律誅鋤。總而言之，凡是解放區裏面，有資格的，有資產的，有資望的，或是安分守己不好生事的，他們就叫着是蔣苗，是蔣根，是蔣鬍子，是國特，是反動派，認為是他們的敵人，統統都在被殺之列。其次幸而暫時不殺的，也要算賬，鬥爭，掃灰倒桶，叫你家產淨絕，光人趕出門外，所以解放區現在的情形，是壯丁已經不見了，田地完全荒蕪了。除了他們幹部人員，其餘都是家徒四壁，室如懸磬，最可慘的，是被殺的屍體，到處都能見到，被鬥的民衆，都在露天棲息。那種可憐可怕的狀況，真是慘絕人寰，自古未有。而共匪還在那裏大事宣傳，說甚麼「惟有解放區裏面，纔是真正講民主，惟有解放區裏的老百姓，纔是真正有自由」。這種瞪着眼睛撒謊的話，真是惟有天曉得。筆者是剛從解放區逃出來的，親身受過共匪的壓迫，親眼看見共匪的殘暴，深恐安全地帶的同胞們，不明真相，誤信了他們的宣傳，上了他們的大當，所以特將共區各種各式的欺騙，各種各式的毒狠，根據真正的事實，一筆不添，一筆不減，赤裸裸的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我想讀者諸君，一定必能有感於中。

一、盼中央

一顆原子彈，結束了二次大戰。陷落區的老百姓，聽到敵人無條件投降了，大家都眉飛色舞，吐出了一口通暢的氣。以爲從此以後，重歸了祖國的懷抱，成了強國的國民，不但不再受東洋鬼子的壓迫，並且可以得到比戰前更自由更幸福的美滿生活。那知華北一帶，在敵人退出的期間，接着現露在老百姓面前的，不是中央軍，而是八路軍。大家的滿腹熱望，立刻失去了一半。更住幾天，大家剛剛脫去的枷鎖，又給帶上了。白天開會，晚上開會，組織這樣，組織那樣，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能够安閒一時。並且今天算賬，拿出幾畝地，明天鬥爭，又受多少辱，一般人都心驚胆戰，等候這種惡運的降臨。內中有實在受不了的，一時疏忽，在別人跟前，發一句牢騷的話，說道：「中央軍怎麼還不來呢？」真也奇怪，這話不知怎麼竟能傳到共匪的耳朵裏。於是馬上派遣武裝人員，把這個人捉到村公所，拘禁起來。一面鳴鑼擊鼓，召集全村民衆開會。開會的時候，先築一個台子。民衆坐在台子前面，四圍都是民兵把守。弓上絃，刀出鞘，和法場一般。一個個共匪，兇糾糾的站在台上，拿出很嚴厲的面孔和聲調，向大家說：「某某是國民黨的特務，我們已經調查屬實，你們大家認爲應當怎樣處置他呢？」這時大家都目瞪口呆，沒有敢說一句話的。共匪遂又厲聲說道：「誰若是袒護他，誰就是和他一條腿，一定要把他同樣處理」。經過這一番恐嚇，縱是那人的父母妻子，也不敢說他不是國特。接着共匪又說：「某某既是盼望中央，我們民主政府，是尊重民意的。現在要把他送到一個最高的地方，叫他好好的看看中央，你

們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嗎？」大家那裏敢說一個不字！於是一齊說道：「沒有意見！」這時便在台子旁邊，豎起一根高高的竿子。把那人兩手向上綁起來。再用一條長繩，這頭繫在那人的身上，那頭用力往竿上拉。一面拉着，一面遂問那人：「看見中央了沒有？」若是那人說：「沒有看見」。那末再往上拉。如果那人說：「看見了」。便停住不拉。把那人懸在半空，面向正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任憑他怎樣哀告，怎樣呼號，共匪是不肯把他放下來。並且笑着向民衆說：「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是真正講民主的。這個國特，想念中央，我們就隨着他的心願，讓他去想念。你們大家主張叫他到竿子上去看中央，我們就依照大家的意見，讓他到竿子上去看。假使不是民主政府，大家那能這樣自由？」於是率領民衆，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新民主主義萬歲！等到散會以後，那人仍然是懸在竿上，沒有一個人敢去過問的。幾時死了。纔算完事。

筆者的話：

老百姓在共匪的淫威壓迫之下，念念不忘中央。民心的向背，於此可見一斑。但是中央幾時能解救老百姓這種倒懸之苦呢！

二、坐水龍池

共匪爲想達到他所期望的目的，便不得不擴展他的軍事力量。爲擴展軍事力量，便不得不強派壯丁。

所以他在山東有一套話是：「能放棄山東，不放棄膠東，能放棄膠東，不放棄三山，（棲霞的牙山，牟平的盃甲山，掖縣的大澤山）能放棄三山，不放棄烟台，能放棄烟台，不放棄壯丁」。可見他對於壯丁，是如何的重要了。但是那些壯丁都知道一上了他的圈套，便是進了鬼門關。他們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總是留有機會，想法逃走。不過逃走的時候，異常困難。因為共匪組織得特別嚴密，處處有崗，步步有哨，非得手脚靈敏，精神充足的，不能逃走出去。倘若稍微有點差失，便會被他們看出破綻，捉拿回去，這人的性命，便算休了。並且對於這種罪犯，格外殘酷，不是槍斃，不是刀殺，是「坐水龍池」。所謂水龍池，是預備一口鐵鍋，裏面盛滿了水，加火把水煮沸。再在鍋的上面，豎起一個架子。把捉回來的這個壯丁，剝去衣服，吊在架上，漸漸往下放。離水皮約有一尺多高，將繩停住。這時這個壯丁嚇得直聲慘叫。不斷的要求：「同志啊！（解放區裏面的人見了面，都相稱同志）你有怨我這一次吧！以後叫我上山，我也不敢逃跑了」。但是共匪站在旁邊，像沒有聽見一樣。並且向四圍的民衆說道：「你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小子是一個真正的國特嗎？我叫他坦白給大家聽聽」。於是轉過頭來，厲聲說那壯丁：「你說實話！你爲什麼要往蔣管區裏跑？忠實坦白的說出來！若有半句虛偽，叫你馬上洗過熱水澡」！那個壯丁，兩只直瞪的眼，瞅着脚下那鍋開水，早已魂不附體，只要能得不往鍋裏放，無論叫說什麼，都是要說的。於是滿口胡謔的說道：「我是蔣派的腿子，我是給國民黨在這裏幹地下工作的，我這次往蔣管區裏跑，是想去送消息的。這都是實話。同志老爺啊！你把我放下來吧」！於是共匪便向大家說道：「你們聽見了沒有？這是他自己說的，咱們不屈他吧」！接着又說那個壯丁：「你當國特，在本地都和誰常常接近？趕快的說」！這一句話，却把這個壯丁難住了。根本沒有這一回事，

那能連累別人呢？只得說：「只是我一個人工作，沒有第二個人呀」。共匪便即破口大罵：「你這個混蛋，不叫你嚐嚐滋味，你是不肯說的」。一聲喝道：「放」！架上的繩子，馬上鬆下來。撲通！那個壯丁的下半身，落在滾開的鍋水裏。但聽噯呀噯呀的直聲亂叫，兩腿亂翻，水光四濺。不多的時間，人也不動了，聲息也停了。這時共匪又向大家說道：「在場這些人的裏面，很多有和這個國特發生關係的，並且我們已經知道是誰是誰。不過暫時我們還不明說，讓你們自己反省一下，若是知道能改，趕快到政府去忠實坦白，民主政府是寬大的，必給你們自新之路；若是仍裝好人，被政府指出來，到了那時，剛才這個坐水龍池的，便是你們的榜樣」！大家聽了，都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知道誰和那人有關係，誰也不知道誰將來能坐水龍池。都是滿懷的恐怖，只怕這種慘禍，將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筆者的話：

不知道的，以為解放區裏面的壯丁，很多願意做共匪。其實這種猜想，是太錯誤的。他們大半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因為沒有法子抵抗共匪的壓迫，沒有法子逃出那個火坑，不得不俯首貼耳，聽他們的驅使。所謂真正共匪，只是各村，各區，各縣的各級幹部，他們掌握一切，無惡不作。

三、吊鞦韆

共匪為集中他們的經濟力量，為到他們的範圍以外去買物資，對於黃金，不得不實行操縱。其初是

多方收買，而賣的不踴躍。於是想出一種毒辣的法子，就是挨戶勒逼，只要誰家有人在外面經商，或是老輩子曾作過官，或是他家有一門好親戚，便認爲他家黃金。把家主叫到村公所去說道：「已經調查明白，你家能有一兩金子，爲反蔣立功，你應當拿出來獻給政府！」假使這個人不承認他家有金子，自然是要挨打的。即便承認說：「不錯，我家確實有一兩金子，我情願獻給民主政府。」那末共匪就疑心到他家的金子，不只一兩。便道：「剛才又有人報告，你家能有二兩金子，你若是真正認識民主政府，你應當一道獻出來！」假使這個人又不承認，自然還是要挨打的。即便承認說：「我家的金子，我一向沒有稱過，也許不只一兩，無論多少，我願意盡其所有，統統獻出來。」那末共匪又疑心到他家的金子，不還只二兩，再叫他獻三兩獻四兩。幾時這個人說：「我沒有這許多金子啊。」共匪便認爲不忠實，馬上翻了臉，指手大罵：「混蛋！給你面子你不要面子。不打，你是不肯說實話的，來呀！拖下去打！」於是民兵啦，自衛連啦，青婦小隊啦，一窩蜂似的，把這人推的推，拖的拖，到在一個屋子裏。事先早就預備好了繩子，掛在樑上。兩手對握那樣粗的木棒，一條條放在牆根。還有牛皮絞成的繩子，用水浸得硬硬，也放在那裏。這個人一進屋內，便剝去上身衣服，吊在樑上，懸在半空。兩旁是青婦小隊，有拿木棒的，有拿牛皮繩的。陰氣森森，和閻羅寶殿一般。這時共匪却裝腔作勢，向這人拍案罵道：「你現在還不忠實坦白嗎？你家到底有多少金子？快快說出來！」那人自己有多少東西，自己是知道的。根本沒有那許多，叫他怎樣說呢？只好哀告道：「同志啊！我老婆有一對金耳墜，放在什麼地方，幾錢幾分重，我祖父留下一個金戒指，放在甚麼地方，幾錢幾分重，統共是多少多少。除此而外，管你搜索，若是再多一分一釐，你就把我打死。」其實共匪也知道在這個時候，不能不說實話。但是要作個樣

子給別人看，便顧不得他的冤枉不冤枉。於是又大罵道：「放屁！你有多少金子，我們早已調查得詳細，這不過是試試你罷了，你果然不忠實坦白！」遂吩咐青婦小隊：「用力的打！」這裏須要解釋一下，共匪打人，爲什麼必要婦女掌刑呢？這也有點作用在裏面。因爲婦女多半是心軟的胆小的。他先用威嚇的手段，告些那些婦女：「誰若不能打人，誰就是和那挨打的有關係，他的罪，和挨打的一樣」。這樣把婦女激動起來，男性自然不敢落後了。並且打人的，或許就是挨打的妻子，的女兒，無論私人間有什麼關係，這時都要破除情面，惟共匪之命是從。於是青婦小隊便舉起木棒和牛皮繩子，用盡平生之力，向那人打下去，這邊打一下，人便盪到那邊去；那邊打一下，人又盪到這邊來。一往一還，和吊鞦韆一樣，所以叫着「吊鞦韆」。到最後，這個人全身皮膚破裂，血肉橫飛。有的當時打死的，也有當時不死，住幾天傷重身死的。但是所拿出的金子，仍然是那人自己所說的數目。至於家中根本一點金子沒有，却爲要金子而被打死的，更不知有多少人啊！

筆者的話：

解放區的農村，早已破產，而共匪的經濟，到現在還沒有崩潰，是什麼道理呢？原因就是利用這種慘毒的手段，對民衆盡量搜括，所以能够勉強維持於一時。

四、陰陽和

共匪唯一的本領是破壞，不僅限於鐵路工廠等有形的東西，就是無形的東西像：禮教、風俗、人情習慣，他也非盡量加以破壞不可。所以在解放區裏面，誰若是講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那就是犯罪的行爲，那是絕對不會寬赦的。現在說一件事實給大家聽聽，除非解放區裏面的人，幾乎不能相信。父母剛剛故去，做兒子的涕泣悲哀，不參加熱鬧場所，這總概是人情之常吧！在禮教上說，這是一個孝子吧？可是共匪認爲這是傷化份子，這是洋灰腦袋，認爲這是他們推動政策的最大障礙，爲消滅這種彰礙，便用極慘的手段，來對付這一般人。事實是這樣：一個姓王的，世代讀書，他們那裏變成解放區以後，他的母親死了。這人初不知共匪的厲害，仍然照着往常的風俗，辦理喪事。共匪見了，深爲不滿。說他頑固。說他浪費物資。一天，共匪故意演劇，召集全村民衆前去看劇。在這個時候，姓王的已經把母親埋葬了。却還穿着孝衫，在家裏守孝。共匪一看他沒有到劇場，立刻派人去叫。姓王的對來人說：「請你費心回去給我善言幾句，就說我向來不喜歡看戲，況且我母親剛死不久，我更沒有心思去看戲」。這人回到共匪那裏，當然據實報告。那知共匪的命令，和聖旨一樣。叫你怎樣，就得怎樣，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一聽叫姓王的來，這還了得嗎？馬上吩咐武工隊，把他抓來。不多時候，姓王的抓來了。臉上青一塊，黑一塊，牙和鼻子，都流着血，白布長衫，掣得粉碎。共匪見了，冷笑言道：「你的架子真大啊！請你還請不來！你是誠心和政府反對呀！」姓王的很恭敬的答道：「同志先生！我是什麼人，敢和政府反對！只因爲我母親剛剛去世，我實在沒有心看戲。除此而外，再無論叫我幹甚麼，我是決定從命的」。共匪把桌子一拍，罵道：「放屁！誰和你同志？你既是想念你母親，民主政府準能滿足你的心願，叫你永遠守着你的母親，好吧？」於是傳令：「劇場停演，觀衆回到姓王的他母親

的墳墓那裏去！」接着共匪率領民兵押解姓王的也到了。幾個幹部咬着耳朵唧咕一會兒，當村長的便開口言道：「民主政府是服從民意的。這位王先生，對於他死去的母親，念念不忘，我們應當怎樣完成他的心願呢？」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怎樣回答好。這個時候，有幾個共匪的走狗，名叫「拉拉隊」的，專門聽共匪的指使。每次開民衆大會，他們散佈在民衆裏面。把共匪事先教好了的話，高聲喧嚷，全體民衆，也都得跟着同樣的喊，這就叫着「民意」。這時啦啦隊大聲喊道：「姓王的想念他的媽媽，就讓他跟着去吧！一二！」「今天我們看戲沒有看完，被這小子鬧散了，我們真不高興呀！一二！」「我們看戲沒有看够，用這小子再演一幕我們看看吧！一二！」「叫他演一幕陰陽和吧！一二！」「啦啦隊每喊一句話，最後必有個一二，大家便隨着一二，齊聲喊下去。誰若不喊，被他發覺了，那是不得了的。共匪聽到這裏，笑着向那姓王的說道：「王先生！你聽見了沒有？大家要求你表演一幕戲，同時還成全你的孝思，讓你永遠跟着你的母親去，你真有德行啊！哈哈！」接着便一聲喊道：「動手！」於是立在共匪身旁那些拿鏟子的，拿鋤頭的，一齊動起手來。幾分鐘的工夫，姓王的媽的墳墓掘開了，棺材也打開了。一個老太婆的屍體，僵臥在裏面。這時姓王的還不知道要怎樣處置他。哭着向共匪說道：「我犯了罪，應當我一人承當，爲甚麼連累到我的母親呢？」共匪更不答話，向兩邊丟個眼色。於是上來幾個人，七手八腳，把姓王的抬起來，往棺材裏一扔，遂即把棺蓋蓋上，把土埋上，這就叫着「陰陽和」。

筆者的話：

世上最不講理的，莫如盜賊。可是盜賊遇見了戴孝的人，往往還不忍加害。這在我國古史上，是

常可以看到的。而現在的共匪，越對於孝子，越加殘害。真不知他的行為，是過于盜賊呢？還是不如盜賊呢？

五、自吃自

共匪的作風，主要的是使社會上每一個角落，都樹起相互鬥爭的現象。利用這種現象，造成普遍的恐怖心理，以便達到他指揮裕如無敢違抗的目的。所以在解放區裏面，也有兒子鬥爭父親的，也有女兒鬥爭母親的，也有妻子鬥爭丈夫的，也有弟弟鬥爭哥哥的，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大都是去鬥爭的人勝利，被人鬥爭的受禍害。曾有一個農民，家中略有田產，但是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娃娃。這兩個娃娃，是同胞兄弟。一個是哥哥，為人忠厚，安分守己，一個是弟弟，吃喝嫖賭，遊手好閒，把自己分到的家產，化費淨盡。整天盼望那個農民死了，他去當過繼兒子，好白白得一份家產。但是那個農民，知道這小子居心不良，為免去後患，決計在本身活着的時候，請了幾位親朋宗族做見證人，把那個大的娃娃，過繼到門，承受家產。從此這壞小子大失所望，便懷恨在心。後來共匪到了他的村莊，那時的叔叔已經死了，無可發洩。便去告了他哥哥一狀。說道：「我叔叔的本意，是想過繼我做兒子的。因為我哥哥賄賂了各親朋宗族，把我叔叔包圍了，竟將那份家產完全爭去，請民主政府為我作主！」共匪見了這種人才，是不勝歡迎之至。便一口答應，並且用他做了村幹部。村幹部就是一村的土皇帝，金口玉牙，說啥是啥。這小子一上了任，首先便唆使他的同類，捏造了一些無中生有的事實，鬥爭他的哥哥。漸漸

牽動到爭產業這件事情。於是給他哥哥加了一個罪名，叫着「自吃自」。就是說他的哥哥不和別人爭財產，但和自己的弟弟爭財產，這好比是自己吃自己一樣。於是對他哥哥說道：「你既然是歡喜自吃自，今天爽快讓你飽吃一頓」。遂即吩咐一般狗黨，把他哥哥拖出門來，幫在樹上。不容分說，拿出副牛尖刀，先將兩耳割下，塞進他哥哥的口裏，逼着吃下去。試想自己的肉，如何吃呢？他哥哥當然不能張口，遂即百般毒打，非逼着吞下去不可。等到吞下以後，便又罵道：「這個壞傢伙，真狠心呀！他自己身上的肉，他都能吃，何況他的弟弟呢？何況別人呢？」接着又把鼻子割來，再逼着他的哥哥吃，不吃還打，吃了還割。必致之於死，才肯罷休。這時許多共匪，都向這個壞小子握手稱慶。並且給他上一個徽號，叫着「鬥爭英雄」。不幾天，便加官晉職，從村幹部升到區幹部。但是他的哥哥呢？是家也破了，人也亡了。並且那些常見證的親朋宗族，也陸陸續續一個一個都被鬥爭了。

筆者的話：

共匪用人的方法，完全是以殘暴的程度為標準。就是越殘暴的厲害，越能加害於至親骨肉的，越可以不次遷陞；反過來說，當了幹部而不殘暴，成是對於至親骨肉，稍有袒護的，便有撤職究辦的可能。所以在共匪裏面，越是高級幹部，越是罪不容誅。

六、肉體慰勞

我國鄉村裏面的人，差不多守舊的多。女兒到了七八歲，便要在家學習縫紉，輕易不大出門，可是共匪到了甚麼地方，非把這一類的姑娘逼出來不可，並且非叫他們去肉體慰勞不可。他們的方法是：先在一村之中，找出一個最壞的女人，叫他當婦救會長。這個婦救會長，在平素日子，本來是人所不齒的。現在居然一躍而為婦女領袖，那脖子臭勁兒，真是無法形容。他都知道本鄉裏面，越是上等人家，越瞧他不起，那麼他也是越對於上等人家的姑娘，越是積極的挑動。他到了這些人家，向那些姑娘極力宣傳共產黨八路军的好處。再對這些姑娘的父母說：「八路军要想叫你們的女兒去工作，你們當父母的心裏，要清亮一點。假使你們有甚麼意見，可以到村公所去提出來」。心機靈活的父母，知道早晚脫不了，把女兒早些打發出去，這便沒有事。倘若稍存觀望，暫時不讓女兒出去。那麼這個婦救會長，便到共匪那裏去報告，馬上就能把當父母的叫了去，譏嘲之外，更加威脅。說他對於民主政府不認識啦，說他阻礙抗戰工作啦。當父母的被迫沒有辦法，只得允許叫女兒出去。等到全村的大姑娘都參加婦救會，再漸漸選擇幾個漂亮的，領導他們去演劇，去辦活報，去受衛生訓。這時候，這般姑娘也敢說話了，也會唱歌了，見了人也不臉紅了，那末就夠了肉體慰勞的資格了。在此時期，若是有作戰的傷兵抬回來，便把這般姑娘用武裝人員押送了去。臨去的時候，共匪還要再訓一遍。大意就是告訴：「現在我們抗戰，已經到了爬山頂的時候了。爬過山頂，便是快樂世界。所以在這個時期，無論男女老幼，各人都應當盡各人的責任。你們年紀輕的姑娘，唯一的責任，是去慰勞傷兵。傷兵得到你們精神上的安慰，最好是肉體上的安慰，他們的痛苦，便可以減少，他們的創傷，便能好得很快，便可以再到前線上去作戰。那麼你們的功勞，不是和戰士一樣嗎？你們去吧！好好的慰勞！將來政府對於你們的工作情形，必

有調查。調查的方法，就是從傷兵的批評裏面，決定你們的工作程度」。這些姑娘，聽到這一番話，再想想平日所看見那些共匪的作風，自然不敢違抗。只得低首下心，和綿羊一樣的馴順，跟隨前去。到了傷兵醫院，身體便不由己了。任憑怎樣擺佈，怎樣侮辱，總不敢露出半點不願意的樣子。因為臨去的時候，共匪會有一句話，常常盤桓腦海裏面，就是：「將來從傷兵的批評裏面，決定你們的工作程度」。

筆者的話：

這一件事，共匪包含有兩種作用：一種是他知道年青的戰士，對於女人，比對於金錢還加需要。用脂粉的魔力去牢籠他們，可以買他們的死命；一種是叫這些姑娘出來，都變成一榻糊塗，社會上的禮教，便可以根本推翻。

七、立功大會

共匪對於民衆，是一時不肯放鬆的，一個不肯讓閒着的。差不多吃飯的工夫都沒有。一天到晚，只是開會。開會的名目，多得無法記憶。在今年七八月間，會開過一次立功大會。所謂立功，就是說在遭反瀆的時期，無論男女老幼，都必須按照個人的年齡能力，爲抗戰而立功。他們預定的計劃，是年青的婦女站崗放哨和田間工作；老太婆看管嬰兒和燒飯；老頭子跑通訊網和運輸；兒童檢糞拾柴和開墾土地；壯丁抬擔架和參軍。却偏偏要舉行一種開會儀式。用意是使着大家都從自己口裏說出自己的任務，好

死身場地的去幹。他們所最注意的，莫過於壯丁。所以在開會的時候，全村壯丁是一名不漏，統統要到場的。叫他一個一個說出自己的志願。假使所說的，不是參軍或抬擔架，他們便百般的諷刺，百般的逼迫。你無論持憑甚麼理由，是說不過去的。最後把你逼得沒有辦法，只得承認一種。於是把壯丁的姓名，一個一個都記在簿子上。參軍的是一等功，抬擔架的是二等功。名稱記好了，再抬過一口大缸來，缸裏滿滿盛着涼水，然後取過一隻雄雞，當着衆人面前，用刀把雞頭斬去。鮮紅的雞血，淌在水缸裏。再用一根木棍，把水和血亂攪一陣。這時共匪莊顏厲色向全體壯丁說道：「各位同志！我們今天開這個立功大會，圓滿極啦！各位所立的功，不是頭等，就是二等，真是值得欽佩！現在我們每人分飲一杯血水！一方面表示個人誓死抗戰，永不反悔；一方面表示誰若中途而廢，有如此雞」。大家滿心裏不願意，但是誰敢不喝血水？於是你一杯，我一杯，一缸血水，轉眼光了。這叫着「殺雞爲盟」。大家經過殺雞爲盟以後，都上了拘魂牌一樣，垂頭喪氣回到家裏和自己的父母妻子，相向痛哭一頓。第二天便要出發。出發的時候，共匪又有一種花樣，把參軍的壯丁，攬肩交叉披上兩條紅布，按名點叫，集中一起。用桌子代替轎子，叫參軍的一個個都坐在一張張的桌子上面。選擇村中有力的青年婦女，抬着桌子，排成行列，向前走去。村長以及各幹部，率領全村兒童，打着鑼鼓，喊着口號，在後面跟着，走到各家門口，各個壯丁的父母，都立在門前，望着桌上坐的那個一去不返的兒子，眼落老淚，不敢出聲，這叫着「歡送」。至於抬擔架的，起初自己還認爲可以僥倖不死，那知走不多遠，便每人發給兩個手榴彈，和參軍的併在一道。遇着戰事，更要先做炮灰。

筆者的話：

壯丁被迫參軍，父母淚眼相送，下邊拾轆的或許就是自己的妻室姊妹，後面喊口號的，或許是自己的兒女。這種生死離別的情景，我們設身處地仔細想想，是何等悲慘啊！

八、算賬

算賬，是解放區裏面最普通的一件事。只要有碗飯吃的人，差不多總必有來和他算賬的。這是共匪每到一個地方，最初的一種作風。算賬的理由，是千奇百怪，真有叫你作夢也想不到的。總括的說：確乎值得算賬的，不過百分之一二；望風撲彩稍有一點可以藉口的，不過百分之五六；完全出乎捏造，無中生有，乘機圖賴的，能有百分之九十。現在舉出一兩個例子，管保你看了之後，氣也能氣煞，笑也能笑煞。有一個窮小子，窮得要死。他的隣家一位叔叔，看他太覺可憐，把他叫到家中。管他吃飯，管他穿衣，同時家中有甚麼事體，也叫他幫助幹點活兒。他在叔叔跟前，是個晚輩，叔叔每逢招呼他，當然是喚他的名字啦。這個小子吃飽了，穿暖了，只是活兒幹得不耐煩，整天心想能和這位叔叔地位一樣纔好；但是老沒有如願以償，這便懷恨在心。後來共匪來了，窮人的身份，至尊無上。於是這小子便和那位叔叔算賬。可是算賬的題目，絲毫找不出來。想來想去，想起了這位叔叔常喊他的名字。便跑去對這位叔叔說：「你知道我直到現在還是個窮光蛋，是甚麼原因嗎？就為你常常叫我的名字。叫名字不要緊，你還要在我的名字上面，加一個小字。因此大家沒有看得起我。沒有提拔我的，所以我現在還是一個窮光蛋。我這一輩子，豈不被你害了嗎？現在你應當賠償我的損失。從我到你門上那天起，算到現

在，是多年多少月。憑我這樣的漢子，一年至少能賺多少錢，利上加利，你應當賠我幾萬幾千元，這個數目，正合適能佔這位叔叔的全部家產三分之二。只得變賣田園房產，如數拿出來。還有一個笑話，是：一個屠夫的兒子，要想和人算賬。但是他鄉村的二三十家人家裏面，沒有值得算的。他知道不遠的隣村，有一個人家。他便跑去說道：「我爸爸臨死的時候，曾告訴我，他給你祖父殺過一次豬，你祖父沒有給他殺錢，現在我要來和你算賬」。那人聽了，很是驚異。便道：「我父親五六歲的時候，我祖父便死了，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父親便死了。相隔多年，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不過照理推測，我祖父既然有豬可殺，寥寥幾個殺錢，怎麼能不給你們呢？假使沒有給，你祖父既然能在臨死的時候留遺命給你。爲甚麼在當時不向我祖父要呢？何況我家從我的祖父起，經過我的父親，直到我的本身，向來沒有欠過誰一文錢，更沒有得人家便宜的地方，怎麼單單能欠下你家的殺豬錢呢？」這幾句話，問得那個屠兒，無言答對，便依恃那點窮的勢力，扭着那人到村公所去說話，那人以爲自己的理由十足，無論到甚麼地方去，是不怕他的。那知到了村公所，幾個共匪聽過雙方陳述事由以後，毫不思索，便對那人說道：「你是財主，他是窮人。他敢和你這有錢的地主講理嗎？當初你祖父不給殺錢，他父親也是怕你祖父有錢有勢，不敢要啊。現在民主政府，主張公道，有苦的吐苦，該債的還債。你還想狡猾嗎？你簡直是反人民，反民主！今天趕快還賬好啦！」於是按照幾十年前以前火柴火油的價額，（在解放區裏面，以火柴火油爲最貴。）比算現在其他的一般物價，逼着那人把家產賣了大半，纔還了這筆殺錢。

筆者的話：

金錢物資，是人情所喜歡的。但是解放區裏的人們，誰家有了金錢物資，就和犯了重大罪案一樣。不定甚麼時候，總有大禍臨門的一天。所以一般人見了自己家裏稍有點東西，都是痛心疾首，萬分愁慮。有的竟不等人家來算賬先自己出去請人來家算賬，禱告天，禱告地，早早把東西弄光了，心裏纔覺落實。你看這種現象，够多奇怪！

九、鬥爭

在解放區一聽到鑼的聲音，民衆們吃飯的馬上要放下飯碗，工作的馬上要停止工作，趕緊往外跑，跑到會場上去。可奇怪的，在這個時候，你也想着大便，我也想着小便，臉上落了氣色，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這就是要開鬥爭會了。開鬥爭會，往往要死人。最低限度，也必有一個在這天家產淨絕的。大家誰都不知道今天的對象是誰，惟恐落到自己頭上，所以都嚇得神經失常，屁滾尿流。鬥爭，又名叫上八仙桌子。因爲被鬥爭的人，必須到八仙桌子上面站着，或是跪着。無論站着跪着，都必須把上身的衣服脫掉，赤着胳膊，露出肚皮。縱就是冰天雪地，縱就是處女少婦，也不能例外。而跪着的，還要把碎玻璃片，或是有尖角的石塊，舖在桌面，然後叫人跪上去，這時候，發起鬥爭的，老早受了共匪的指使，應該提出甚麼意見，應該要求甚麼條件，都劃得妥妥當當。却裝腔作調，叫那發起鬥爭的當着會場大衆面前，聲敘自己的冤枉，宣佈那人的罪狀。那人是沒有辯論權的，惟有速聲承認不是，接受錯誤。除此而外，還要逼着那人自己坦白其他的罪惡。從八歲說起，直說到現在爲止，只准說壞處，不准說好處。

即使沒有壞處可說，被逼得沒有辦法，也要自己捏造一些。假使捏造不出，一定是要受罪的。有的在冬天，把兩塊冰幫在前身和後身，這叫「穿冰馬掛」。有的在夏天，把兩盆通紅的火，放在身前和身後這叫「發羞汗」。當時受罪受不進了，只得自己認賴自己，說出一套罪惡來。說了一套，還逼着說，再說一套，還逼着說，說上十套八套，旁邊錄供的都照樣錄在簿子上，再逼那人捺上指印，這便和釘子入了木一樣，不能再有反悔了。於是共匪大聲言道：你們聽見了嗎？照他自己所說這些，已經够了罪大惡極了；但是他沒有說的還不知有多少哩！今天有民主政府爲你們作主，他欠下誰的血債，只管向他要！於是一般無知之徒，爲愛眼前便宜，便仗勢力，乘火打劫。這個瞎扯說道：「我向他借過一次錢，他沒有借給我」。這一句話便可以分得十畝地。那個胡謔言道：「我經他做一天工，他沒有給我工錢」，這一句話便可以分得一幢房。一個女人說：「你當年瞅了我一眼，你忘記了沒有」？這一句話便可以過來打他幾巴掌。那個又說：「他媽的，你在有勢的時候，我們還巴結得上嗎？」這一句話便可以過來踢他幾腳。其實這個人又沒有欠過誰的錢，又沒有欺過人，不過共匪唆使那般走狗故意出來推波助浪罷了。總括起來說，凡是被鬥爭的，家產是絕對要淨光的，共匪們的走狗都可以侮辱他的。不過性命方面，有的當場死，有的當場不死。死的佔多數，不死佔少數。弄死的人，都是用極慘的方法，花樣多得厲害。筆者再就個人親眼見到的，另外詳細寫出告訴大家。

筆者的話：

鬥爭的對象，一少部份是爲財產，大部份是共匪認爲於他們推行政策不利的人，不論過去的爲人

是好是壞，都決免不了被鬥爭的。共匪的用意，是因爲壞人在社會上，爲一般人所痛恨，把壞人鬥爭了，可以得到一部份的歡心，推行政策，能够格外順利；好人在社會上，爲一般人所信仰，把好人鬥爭了，可以去掉一部份人的觀望目標，推行政策，能够減少阻力。

十、掃灰倒桶

共匪把農村的人們，分作四等：貧無立錐和僱給人家做長工的，叫着「僱貧農」；全家的人，每人平均二畝地的：叫着「中農」；平均三畝的，叫着「富農」；平均四畝以上的，叫着「地主」。僱貧農又稱爲「基本羣衆」，是共匪利用破毀一切的工具。中農便有被清算的可能，富農更有被鬥爭的危險，如果到了地主的資格，那就糟，比算賬鬥爭還要厲害得多，名叫「掃灰倒桶」，就是把地主的田地房產衣服傢俱，統統給搶光分散了，一身之外，別無餘物，合家趕出門外。好像屋內掃除一樣，乾乾淨淨，好像木桶倒水一樣，一滴不剩，所以叫着掃灰倒桶。被掃灰倒桶的人家，合村的人，沒有敢和他說話的。雖是平日最相好的隣舍，遇着也不過用眼省省，趕快走開。因爲共匪監視得非常厲害，倘若你和他公開的說話，被共匪發現了，便認爲你和他有聯繫，那麼你也有被掃被倒的可能。這些人的生活怎樣辦呢？當然只得討飯了。討飯也沒有人敢公開給的。誰覺得太可憐了，都是在家把一點東西，藏在懷裏。遇見了掃灰倒桶的，先向四圍看看是否有人。若是有人，便須趕快走開；若是沒有人，纔敢從懷裏掏出，偷偷給他。而共匪對於討飯的處所，還有限制，不得出了居住地的五里以外。如果出了範圍，誰見誰打，打死

無論。至於他們身上穿的，只是遮皮的衣服。譬如夏天被掃了，身上自然僅是一套單褂褲。就是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仍然還是那一套單褂褲。所以被掃灰倒補的，在當時雖然不會挨打挨殺，而精神上的痛苦，比挨打挨殺還要厲害。他們到了最後，不是凍死餓死，就是吊死。現在解放區裏面，爲這種原因而死的，不計其數，死了之後，也沒人掩埋。任憑山狗野狼的撕嚼吞食。頭股分裂，血痕斑斑，情形之慘，目不忍睹。這種現象，真可以說是人間地獄啊！

筆者的話：

四畝地以上，便是地主。中國雖然是窮，這種地主，也真可以說是車載斗量。他們平日大多是省吃儉用，便是維持生活，循規蹈矩，不敢稍事非法。費九牛二虎之力，好才買了幾畝地。而結果是一掃而光，寸草不留，舉家老幼，凍餓而死，大家想想，這是誰給他們造成的命運啊！

十一、取·零·件

在另外一篇關於共匪「鬥爭」的故事裏，筆者曾經說過：「共匪鬥爭人的時候，手段最殘，花樣最多。現在，再就本人所知道的，再報道一種事實給大家」。我希望諸位對下面所寫的，要樣樣細心體會。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假設共匪來到此地，你應當怎樣？如果你不願意共匪來到此地，你又當怎樣？如果讀者把這種實事的紀錄當很普通小說看，那就未免把自己的生家性命財產，都當作兒戲了。山東半

島的尖角上，有一個縣，名叫文登。文登縣有一個人，名叫張彭義。當七七事變期間，他在本縣縣政府，充任教育科長。日本人打到膠東，各縣縣政府，都撤出縣城，躲在鄉村。張彭義當然也隨着他的縣政府，到處流浪。但是不幸得很，在那時候，文登鄉間，已經有了共匪。以抗戰爲名義，到處組織民衆，宣傳主義，勢力一天一天膨脹，便把牟平，文登之間的益甲山作了根據地。往往出來綁人殺人。張彭義平素是一個肯負責的人，所有關於教育的重要文件，他都帶在身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是不肯放棄的。一天，日本兵下鄉掃蕩。張彭義背着一大包文件，和兩三個同事，東逃西逃，逃到一個村子裏。正巧有幾個共匪也逃在此地，那時張彭義還不知共匪的厲害，認爲大家都是中國人，都在敵人的壓迫之下，不管什麼黨甚麼派，應當互相團結，一致對抗。便率領幾個同事，前去拜訪共匪，打算和他們商討一個應付敵人的辦法。那知共匪對於黨派一節，看得比甚麼都重要，仇視政府人員，比敵人還要厲害。一見面，就對張彭義大肆謾罵，並且說道「日本人來到此地，都是你們這般漢奸引導來的。現在你們一定是來給日本鬼子當偵探。不然，爲甚麼正當日本鬼子出動的時候，你們緊緊跟在我們後面？今天無話可說，趕快把你們的文件交出來；讓我們檢查檢查！如有半點違抗，就打發你們回老家去」。同老家就是死。張彭義原是爲好意而來，沒想到共匪竟能這樣無禮。文件對於自己的責任，關係很大，那能交給他們？便和他們分辯理由。共匪一向是不講理的，不等張彭義說完，照臉兩個耳光。就把他細綁起來。那兩三個同事，嚇得面無人色，牙齒亂戰，齊向共匪又作揖，又鞠躬。但是張彭義的爲人，是一條硬漢子，始終不肯屈服。並且大罵共匪道：「你們這羣匪徒，我拿你們當人看待，所以特來和你們聯絡。那知你們不是抗戰救國，專是乘機作亂！我今天不幸，遇見你們。自恨力量不足，抵抗不過，有一個死字朝

着你們，也就够了。文件放在眼前，你們可以搶去。要想從我口裏說出把文件交給你們，那是萬萬作不到的，因為我有職責關係，因為我為良心驅使，我不能那樣作」。這一番話，把共匪罵得狗血噴頭。他們豈肯甘休，便頓足拍胸對張彭義說：「好小子！你既是不怕死，我要看看你這條硬漢子，到底能罵到甚麼地步」。接着把張彭義架出村外，一脚踢翻，仰臥在地。這時那兩三個同事，跟在後面，一步一跪，叩頭如搗蒜，口口聲聲，替張彭義認罪。但是共匪睬也不睬。掏出鉤子刀子，向張彭義說：「今天也不殺你，也不刮你，要取你的零件」。於是按頭的按頭，按脚的按脚，拿刀的那個共匪，撩衣捲袖，和兇神一般。張彭義這時，自知不免，越發罵不絕口。共匪更不作聲，對準嘴腮，颺的一刀，直到耳根。張彭義還是在罵，不過聽不出罵些甚麼。共匪又用鉤子，把舌頭鉤出多長，一刀割掉。張彭義這時瞪着兩隻眼睛，好像怒視他們。半點沒有屈撓的樣子。共匪便把鉤子往眼睛裏擱，一鉤一個，把兩眼挖出。這時張彭義滿臉血肉模糊，看不清他的面貌了。但是共匪還不甘心，割耳朵，割鼻子，又把他的褲子脫去，連陽物帶睪丸，一齊割下統統塞在張彭義的口裏。最後在心窩一刀插進，却不拔出來。回頭對那遠在地上縮成一團的幾個同事說道：「你們不要假裝這種樣子，你們都是國民黨，都是漢奸一類的東西。暫且留你們一口活氣，好坦白給老百姓聽聽」。這纔拔出張彭義心窩的刀，把這兩三個人，和趕羊一般，趕着去了。一去之後，再也不知他們的下落。

筆者的話：

張彭義的忠於職守，和臨死的時候，那種慷慨激烈，實在值得宣付史館，傳於千秋，但是誰有管

這一套的呢？那兩三個同事，屈膝向人，叩頭求命，結果也沒有下落，真太可憐啦！就在這一點，筆者敬向全國公務員先生們，奉勸一句心坎裏的話，就是：你現在如果還不戮力一心，趕快把共匪剿滅淨盡，一但你若落在他們手裏，不管你是不是國民黨黨員，只要你是國民政府的系統之下作過事的，無論你如何輕化，如何服從，他是決不會留着你的。你不殺匪，匪必殺你。這是顯顯亮亮，絲毫不用猶疑的事。先生們呀！怎麼辦呢？

十二、翻破鞋

「翻破鞋」。也是鬥爭的一種，不過專指桃色事件而言。共匪逼着女人，在大衆面前，脫去衣服，高高站着，把自己通姦的經過，從頭至尾，詳細說出來，這就叫着翻破鞋。筆者忘記了確實在什麼地方，彷彿是煙台附近一帶，有一個姑娘。父母死了，哥哥出外了，只有她和她的嫂嫂在家過日子。嫂嫂爲人，不大正氣，常常招引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到家裏來。這位姑娘，看得太不順眼，有時便拿些旁敲側擊的話，勸告嫂嫂。那知嫂嫂不但不能知恥改過，反而說妹妹多管閒事。共匪到了煙台，這個淫婦爭先恐後的去參加了婦救會。並且把他周圍的一些鄰舍，張家長呀，李家短呀，時常到婦救會去供獻材料。這種人在共匪裏面，稱爲積極份子，是最受歡迎的。於是這個淫婦便肆無忌憚，爲所欲爲。從前雖然領着男人來家，只是在妹妹面前，還多少有點避諱。現在有共匪爲此作後台，是誰到也不怕了。竟能有青天白日，明目張膽，特在妹妹面前，和人通姦。妹妹已經十八九歲了，並且是一個未出閣的姑娘，看見

嫂嫂這樣行爲，又是害羞，又是生氣，豈能有好了的表示？便望他們一對男女，深深嘆了一口，抽身走開。這個淫婦正想借端生事，便大聲說道：「不用假裝正經啊！誰還不知道誰嗎？」這時若是妹妹忍耐一下，不和他打話，可也就沒有事了。但是妹妹本來自知清白，聽到這種血口噴人的話，那能默不作聲；便轉回身來問道：「誰裝正經？你知道了我的什麼？」那個淫婦已經放蕩到如此程度，加上又有姦夫在旁助勢，對於這個懷恨已久孤立無援的姑娘，豈肯示弱？伊滿口噴糞，認賴妹妹和誰有過苟且，和誰發生過關係。妹妹聽了，氣得嘴唇發白，一手把她扯住，放聲大哭，非和她去對證對證不可。這時姦夫一面提着褲子，一面裝好裝歹，勸說兩方。妹妹心想：這本來不是甚麼光明事件，鬧得大了，對於哥哥，對於自己，都要丟臉，不及將計就計，順階下臺。便擦着眼淚，把手鬆了。但是這個淫婦，從心希望事體擴大，妹妹今天未出大醜，她覺得不很開心。於是便到婦救會，對於妹妹，窮極詆毀。最要緊的，是說她妹妹對於八路軍共產黨，有過甚麼不好的批評，對於她的參加婦救會，是怎樣的不贊成。這些情形，本來是共匪所最惱恨的，當然一告便准。於是就照着淫婦瞎說的一套，要叫這位姑娘出來翻破鞋。在大街上，疊起好幾張桌子，最頂上放了一張凳子。逼着這位姑娘先脫去衣服鞋襪，再用梯子把她送到凳子上面站着。下面亂喊亂叫，百般揶揄。這位姑娘起初還有害怕害羞的樣子。後來一想，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害怕有甚麼用？害羞有甚麼用？把心一橫，立時精神振作，態度自然。共匪問道：「你有幾個姦夫？」答道：「我有兩個」。大家聽了，都很奇怪。認爲她嫂嫂說的，必是不假了。但不知兩個姦夫是誰？共匪又問：「你的兩個姦夫是誰？」大家這時，都側耳傾聽。姑娘很從容的答道：「一個是姓毛的，一個是姓朱的」。大家更覺奇怪。她的嫂嫂也覺奇怪。鄰近的人，沒有姓毛的和姓朱的呀！

她所說的，是那一個？共匪便又問道：「毛甚麼？朱甚麼？趕快的把名字說出來！」姑娘便道：「姓毛的，是毛澤東的父親，姓朱的，是朱德的父親。」大家聽了，都目瞪口呆，認爲姑娘的胆量真大。這樣說法，不是往死路上走嗎？那知這兩句話把共匪罵得罔知所措。你看我，我看你，多久沒能說出話來。停了一會，纔又改變了話鋒，另行問道：「你那兩個大奶子有什麼用？」認爲這樣一問，能够使她無法回答。不料姑娘毫不思索，應聲答道：「我這兩個奶子，很有用處。一個把毛澤東奶大了，一個把朱德奶大了，大家聽了，哄然大笑。共匪這時，真是吃受不住了。吩咐民兵：「把她拖下來！」姑娘不等他拖，自己從半空裏，一頭撞下來，大家向前一看，頭上貫了一個大窟窿，口裏流出鮮血，擡到家中，已經死了。

筆者的話：

共匪一方面誣盜誣淫，一方面再用翻破鞋的法子，把事實反映出來。翻破鞋還必須要女人，女人還必須脫去衣服，這種傷害風化，破壞廉恥的獸行，可以說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這位姑娘，在大街廣衆之中，在共匪淫威之下，能够態度自然，大罵賊魁，這樣的剛強壯烈，真是可歌可泣！只是筆者把她的姓名任處，沒有打聽清楚，頗以爲憾！

十三、灌反省湯

「反省湯」是甚麼東西？大家看了這個名詞，一定很覺奇怪。在敵偽時期，日本人擺布中國人，往往灌涼水，灌辣椒水，我們已經認為是殘無人道了。那知反省湯比涼水辣椒水，還更難受？足見共匪的殘暴，比日本人還更厲害。他從毛坑裏（北方人家，差不多都是在地上鑿一個二三尺正方的坑，以為大小便之處，名叫毛坑）取出屎和尿來，裝在桶內，用棍攪和，叫他混合起來，說稠不稠，說稀不稀，夏令期間，還有許多蛆蟲，在裏面亂動，就把這種東西，在開鬥爭會的時候，給被鬥爭的人灌下去，這就叫灌反省湯。這種刑罰，多數是對待貧苦農工，或是富於感情的人。譬如一個長工，在某家人家幹活多年。東西雙方，很是相得。一旦，這家人家，遭到共匪的禍害。這個長工，為良心驅使，不能依照共匪的教唆，去給家主增加罪名。共匪便嘲罵他是：「捧財立腿」。那末在鬥爭完了家主之後，接着就要鬥爭這個長工。長工是無產階級，是共匪所說的基本羣衆。應該是有錯也沒有錯，沒有理也要有理纔是，為甚麼還一樣的要被鬥爭呢？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共匪決不是真正愛護窮人，完全是拿窮人當工具。能喪盡天良，幫助他們去無故害人的窮人，才能算是基本羣衆。如果不能那樣，你雖是無產階級，也要被仇視的，也要喝反省湯。再譬如甲乙兩人，平日是最相好的朋友。甲被鬥爭了，家裏的東西，凡是能多值幾個錢的，共匪先行自己檢去，說是「歸公」。其餘的破破爛爛零零碎碎，分散給村中的人，這叫着「果實」。乙因為和甲是好朋友，看他禍從天降，愛莫能助，已經够傷心的了，怎麼能再去拿他的東西呢？假設共匪把這種果實，分到乙的名下，乙不接授。那末共匪就認為他是同情於甲，思想不良，不論他是有產階級，是無產階級，一定也要鬥爭，也要灌反省湯。灌反省湯的時候，奇臭難聞，蛆蟲亂跑，任何人也不能容易張口。所以共匪事先早已預備好了鉗子，把嘴唇用鉗子一扭，痛澈心肝，口便自然

張開。一個人捧着頭，兩個人拉住兩隻胳膊，那人便不能動了。從桶裏舀出一杓糞汁，放到那人嘴邊，望裏灌去。每灌一杓，台下喝彩一陣。並且同聲問道：「反省了沒有？」對於當長工的，便加問一句。「這個味道，比添財主屁股的味道怎樣？」對於不接受果實的，便加問一句：「這個滋味，比你們兩人（指乙和甲而言）的交情。還香甜吧？」灌到三四杓以後，那人因內外刺激，消受不住，往往昏暈過去。這時台下又喊：「你不要假裝瘋魔！還得灌呀！」於是台上的共匪用力一捧，把那人捧倒躺下。再舀糞汁，望那人的頭上臉上身上各處亂潑。這時那人的肚裏肚外，從頭到腳，無一處不是屎尿。蛆蟲一個一個，有的從口裏往外跑，有的從口外往裏跑。執刑的共匪，對於這種冲鼻的惡臭，也不能再聞下去了，便跳下台來，讓那人自己橫臥在台上，經很多的時候，那人才能甦醒過來。甦醒以後，趕緊央告道：「同志啊！我反省了，我知道以前的錯誤啊！」接着便哇哇的直嘔。於是共匪拍掌大笑，聲明散會。那個人呢，多時才能爬起，雖然當時沒有死去，但是已經着了病了。

筆者的話：

有許多窮人，被共匪欺騙的宣傳以後，以為共匪來了，就好過了。這種夢想，極其錯誤。因為共匪不來，你不過只是受窮罷了；共匪如果來了，你不但受窮，並且還要喝反省湯。那末是他來好呢？是不來好呢？有人說：「喝反省湯，是因為不聽他的話。若是能聽他的話，還至於喝嗎？」不錯，但是你聽他的話，就必須喪盡良心，傷天害理，你能够那樣作嗎？假如你能那樣作，你要知道你若是真正不窮了，你便成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又够了被鬥爭的資格了！

十四、拉雷

把許多張桌子，疊起來，疊得高高的。從下面數。第二張桌子的腿上，拴上兩條繩子。最頂上那一張，滿鋪着石子。把人剝去衣服，送到頂上跪着。旁邊又有一張桌子，共匪踏在上面，伸臂握拳，強逼那人承認他所沒有作過的罪惡。這時候，那人要是承認吧？便有殺頭的可能；要是不承認吧？石子墊在膝蓋下邊，和刀割針刺一般的痛，難忍難挨，這還是小事。最怕的倘若底下把繩子一拉，摔了下去，更有性命的危險。左難右難，到底是承認好呢？還是不承認好呢？這時下面的共匪，槍擔得高高的，刺刀擦得亮亮的，直朝着那人，不斷的比量。更有啦啦隊和一羣混賬的男女，仰着臉兒，擺着手兒，亂叫亂吵。這個說：「你日本爹走啦，沒有人給你撐腰眼啦」。這便是要叫他承認「漢奸」。那個說：「你國民黨爹不會來的，你要心裏清亮」。這便是要叫他承認「國特」。這個說：「你害了幾個人」？這便是叫他承認「惡霸」。那個說：「你不許你兒子去參軍，你不許你女兒去參加婦救會，是甚麼意思」？這便是要叫他承認「反動派」。嘈嘈雜雜，聲勢洶湧。那人聽了這許多話，都不知從何處說起。而下面是不讓他再考慮的，不讓他再拖延的。一齊喊道：「這個妹子養的，時到如今，他還狡猾。拉呀！拉呀！兩個扯繩的人，用力一抖，只聽得轟隆隆，和山倒了一般的響，從第二張往上那許多桌子，一齊倒下來。人也翻着筋斗跌將下來。讀者諸君啊！這就叫着拉雷呀！於是許多共匪。和那些走狗，一湧向前。槍把子，皮帶子，磚頭，瓦塊，不論那人的頭上臉上腰上腿上，和下雨一般，打個不休。打得那人

鬼聲鬼氣，頓時面皮吹起，腫得多大，紫烏藍青，各色俱全，使你馬上看不出是他本來的面貌了。那邊共匪又把桌子疊起來，再逼那人另上去。那人的腰腿，已經都打傷了，如何走得動？自知沒有活命，不及召承了，早點死去，還可以少受一次罪。便央告道：「一切罪惡，我都作過。我實在不能再上去了。」那知召承了也不行，必須再上去，但是那人確實行動不得，而共匪還說他是裝的。便過來扯着他的耳朵，往前死拖，耳朵扯下一寸多長。那人仍然是走不動。於是把他擡到筐子裏面，起送上去。這時那人滿身都痛，不但跪不住，就是坐也坐不牢，三翻兩轉，而桌子的腿，跌壞的多，不用拉繩，便又轟隆隆倒下來。這回那人跌下，直挺挺的躺着，和死了一樣，僅僅鼻孔裏還有一絲氣兒。這種情況，共匪還是祖宗三代的罵，還說他是裝的。吩咐抬到看守所押起來，住幾天再說。假使這人回去就死，他便是幸福；如果不死，休養幾天，一定還要拉雷。關於這種慘劇，匪區的人都是差不多親眼見過的。當那人第一次跌下來挨打的時候，觀衆的眼淚，無論如何遏止，也止不住。看看別人，也都在那偷着擦他的眼睛。情形之慘，可想而知。

筆者的話：

真有罪大惡極的人，本來應當處以死刑。所謂死刑，或是殺頭，或是槍斃，或是繩絞，只要痛痛快快停止了他的呼吸，不讓他活着就算完了。何必這樣殘酷呢？況且被拉雷的，許多並不到罪大惡極的程度，不過是有點資產，有點資望，有點資格罷了。安全地帶的同胞呀！假設你够得上三資之一的話，你應當格外警覺！倘共匪到了你的家鄉，拉雷這樣的慘禍，首先要到你的頭上去！

十五、穿冰鞋

南方到了冬天，有許多地方差不多不看見下雪。偶爾落了一寸兩寸厚的雪，大家便認爲冷得不得了。其實比着北方，那是太溫暖的了。北方到了冬天，北風呼呼一天到晚的吹。黑雲一起，便要下雪，小也有三五寸厚，大的竟能一尺兩尺以至於三尺多深。滿山滿野，潔白一片。這時大家都深藏在屋裏，關着門，堵着窗，還要燒着熱炕。沒有要緊的事，是不大出門的。因爲一到外面，滴水成冰，北風吹在面上，和刀割一般。耳朵發痛，鼻子發酸，兩腳雖有棉襪棉鞋，也覺着有甚麼咬着似的。想想看，這種冷的程度，比南方如何？共匪却偏偏在這種天氣，要開鬥爭會，他們戴的是皮帽子，踏的是皮鞋，滿身上下，都是穿得厚厚的。老百姓誰有這樣的穿戴？即使有，爲避免資產階級的罪名，誰也不敢穿戴！但是要和他們一樣的站在會場上。沒有一個不是凍得鼻烏眼青，兩腳亂跳，身上腿上，不住的戰戰。再看那個被鬥爭的，比這些人又有天淵之別了。他的頭上，摘去了帽子，剝去了衣服，他的腳上，脫去了鞋襪。還要把兩大塊冰，綁在他的腳上。頸項繫着繩子，一個共匪在前面牽着，又有一個共匪拿着鞭子，在後面跟着。左右兩個共匪擎着槍，在兩旁架着。甚麼地方的冰雪最多，就牽到甚麼地方去。你想一個人的身上，能有多大熱力？赤皮露肉，在那樣冷的天氣之下，如何消受得了？何況又加兩塊大冰，踏在腳下。那種滋味，簡直不及死了好過。走不幾步，腳也凍木了，腿也凍硬了，腰也凍彎了，再也走不動了。於是拿鞭子那個共匪，便在後面用鞭子抽。這種鞭子，本來是驅使牛馬用的。拍在甚麼地方，便

要去一縷皮。兩邊的槍把子，還不斷的往肩上腰上腿上亂打。一痛便忘了冷，咬緊牙關，往前再走幾步。只是走不多遠，又冷得要命。一冷又忘了痛，便又走不動了。走不動還是要挨抽挨打。就這樣痛一陣，冷一陣，無論怎樣健壯的體格，也沒法抵抗。到最後，這個人實在不能支持，便倒在地上。就是打死，也起不來了。必須到了這個地步，共匪大罵一頓，才肯罷休。至於會場上那些老百姓，無論怎樣冷得受不了，也不敢私自走開，始終要陪伴到底。等到散會回家之後，趕緊爬到炕上，用被包起來，要大半天的工夫，才能暖和起來。但是耳、臉，手、腳，都起了凍瘡。那末這個被鬥爭的，應該是甚麼樣子，就不用着再說了。

筆者的話：

共匪口口聲聲講平等，講打破階級，而他的階級，比任何時代都厲害。他們把老百姓的物資，搜括了去，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却叫老百姓受凍受餓，這便是平等嗎？沒有到匪區去過的人，但聽他的宣傳，便信以為真，拿他所作的，和他所說的一樣。那才被他的欺騙透了。共匪只有放屁是真的，說話統統是假的。誰若不信，可以問問從匪區跑來的難民，聽聽他們是不是和我說的一樣？

十六、洗蓮蓬澡

共匪的手，辣得很，他的嘴，也真巧得很。就按「洗蓮蓬澡」這個名詞說吧，不知他怎麼想得出來？荷花謝了，蓮蓬越長越大，越大越重，荷莖立不住了，蓮蓬便彎了下來，倒頭垂着。一個一個蓮房，嵌着一顆一顆蓮子。是不是和噴壺的頭兒一樣？共匪在冬天的時候，把被鬥爭的人，剝得光光的。叫他跪在桌子上面的櫈子上。把冷水盛在噴壺裏，在這人的頭上，往下澆，這就叫着「洗蓮蓬澡」。這種花樣，也是利用時令來捉弄人，用意和穿冰鞋是一樣的。不過洗蓮蓬澡的難受，比穿冰鞋恐怕還要厲害。因為穿冰鞋只是脚下有冰，洗蓮蓬澡則是冷水從頭上澆下，其初身上的勢力，還可以勉強抵抗，一陣陣時間，熱力沒有了，水到身上，便能凍成了冰。隨澆隨冰，轉眼之間，全身上下，統統是冰。等到冰厚了，支持不住了，便從櫈子上掉到桌子上，再從桌子上掉到地上。到了地上，冰便跌碎了。但是人凍得通身麻木，不會動了。遠遠的那邊，事先已經預備好了木頭，並且生好火。共匪便把這人抬了過去，放在火的旁邊，反覆的烤。烤到相當的時間，這人漸漸會動了。共匪便問他道：「是洗澡好呢？還是烤火好呢？」這人初初不敢作聲。一脚踢來，趕緊答道：「烤火好！烤火好！」共匪便又罵道：「你過財主日子的年代不少了，烤火還沒有烤够嗎？那末今天讓你烤一烤」。便把那入推到火的跟前。火焰熊熊，那能受得？那人便往外挪。共匪又罵道：「你這個不知好歹的東西！洗澡你又不願洗，烤火你又不願烤」。又踢去幾脚。旁邊的啦啦隊，這時喊道：「他不願烤火，還是叫他洗澡吧」。於是再逼他跑到櫈子上去，用水另澆。澆一會兒，身上又凍了冰，又摔了下來，再拾過去烤。就這樣澆一會，烤一會，烤一會，再澆一會。最多四五個來回，這人便上不去櫈子了，雖就抬了上去，也就隨手跌了下來。並且嘴巴冰硬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瞪着眼睛，流着鼻涕。共匪一發把噴壺摘去頭兒，再加上鐵杓，木

氣，同時盛滿冷水，一齊澆下。這時那人身下，本來鋪的是冰，身上的水，又凍了冰。四肢弯曲，縮成一團。而共匪還要罵個不休。說他是冷血動物，不應該害冷。說他從前穿皮襖，烤火爐，把福享盡了，現在應該嘗嘗冷的滋味。

筆者的話：

從前穿皮襖，烤火爐的，在解放區裏都犯死罪。但是現在的共匪差不多每人都有皮襖，都烤火爐，倒說是革命的代價。這種土匪行爲，稍微頭腦清一點的人，怎麼能認爲他是一個政黨呢？

十七、過斷橋

以前所說的那些慘劇，總說是已經慘得可以了。但是還有一種，比那些更慘，是甚麼呢？是「過斷橋」。所謂斷橋，大家或許猜想是一條不完整的橋梁吧！不是，不是。說出來真能使你不寒而慄。就是用鋤刀把人鋤得一段一段，那便叫着過斷橋。鋤刀是一件甚麼東西呢？在南方不知是不是常見的？在北方農村裏，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個。他的形狀，是用長約四尺，直徑七八寸的一塊木頭，作成一個牀子。刀片長約三尺，寬約半尺，厚約四五分。刀刃磨得雪亮。把刀的一頭，用鐵釘關在木牀上，這頭鑲個把柄。爲餵養牲畜要切草的時候，一人掀起把柄，張開刀口。一人捧着一大抱草，擱在刀牀上。刀片一落，那一大抱草，無論多粗多硬，喀一聲，便切成兩截。共匪就拿這種東西，當做刑具。在開鬥爭會

的時候，先把鋸刀放在一旁，再對他們那些匪徒說：「今天這個表演，掌刑的必須是一個英雄好漢。大家裏面，誰能動手，誰便是英雄好漢」。於是這般豺狼，爭着討好。這個說：「我能」。那個說：「我也能」。接着便一窩蜂似的，去把被鬥爭的人，一個個架出來，叫他們都跪在鋸刀旁邊。他們一見了這刀，頭上指頂大的汗珠，直往下滾。身上立時顛了，頹了下去。共匪倒笑嘻嘻的向羣衆說：「你們看這些畜牲養的，又拿出狡猾的老把戲來了」。回頭又照那幾個人的頭上，每人踢去一脚，罵道：「今天允許你們再狡猾了！狡猾也逃不過啊！你們日本爹走啦，你們國民黨爹也不會來啦。快把你們勾結鬼子和幫助國民黨的那些罪惡，說出來給大家聽聽！」這些人生長在鄉間，根本不知道誰是國民黨，並且多年以來，被敵偽害得有冤無處訴，現在却要給他們加上一個漢奸國特的罪名，世上還有比這個再冤枉的嗎？這時那幾個人嚇得魂不附體，那能說話？他們的父母妻子，都直挺挺跪在地上，替他們苦苦哀告。那知共匪不但不可憐，反而逼着過來對着動刑。喊道：「不過來，就要一齊鋸」。逼得沒有辦法，一個個只得爬過去，全身不住的顫動，望着橫在刀旁的幾個人，除了痛哭之外，沒有別的法。那邊掌刑的劊子手，已經把刀掀開，從被鬥爭的那幾個人裏面，抓去一個，放在刀牀上。這時當父母約喊叫兒子，當女人的喊叫丈夫，當子女的喊叫爸爸，都放開喉嚨，直聲慘叫。共匪那能允許這種表示？倒過槍把，個個的打，禁止他們不許作聲。並且喝令過來按着。於是當父母的按頭，當妻子的按腳。說時遲，那時快，一刀落下，但聽哇的一聲。兩隻腿落在刀的這邊，那人痛得把上半截身子一舉，在刀的那邊出來一步多遠。鮮血淋漓，兩手按地，那種悲慘的呼聲，雖是鐵石人聽了，也要落淚。但是共匪却大笑罵道：「你這個王八蛋，還想跑啊！」抓了過來，再放在刀牀上，撲嗤一聲，又是兩截。這一個便算完

了，再鋤那一個。每鋤一個，共匪必伸拳跳脚，齊聲喝彩。在場的老百姓們，都不忍看，把頭低下，用手掩着眼睛。但是共匪不許，喝道：「這種混蛋，你們還痛惜他嗎？誰若痛惜，就叫他一道去」。大家聽到這一句，趕快把頭拾起來，等到把人都鋤完了，又問大家說：「我們把漢奸國特剷除了，我們勝利了！我們唱個歌吧！」於是大家都擎着眼淚，唱起歌來。共匪又對那幾個當父母妻子的說：「你們去吧！一人作事一人當，與你們無干。這些罪大惡極的東西，你們不要想他！」那些人連聲答應：「是！」但是回到家門一看，門上貼了封條，門旁貼着佈告。佈告上寫的是：「家產全部，一併沒收」。

筆者的話

古專制時代，也有過腰斬的酷刑。但是不過一刀罷了。共匪竟把一個人鋤成三截四截。並且鋤着這個，叫那個在旁邊看着；又逼被鋤那幾個人的父母妻子，按頭按脚，幫着用刑。這種殘暴，真是自古未有，我不知用一句甚麼話，能够形容出來。至於他們究竟犯的甚麼大罪？甚麼極惡？誰也不知道。不過因為他們有幾畝地而已。有幾畝地，共匪便認爲是罪大惡極，便如此對待；那末有幾十根，幾百根，幾千根金條的人，如果在共匪的勢力之下，當是如何？

十八、走上層

棲霞縣有一家姓呂的，兄弟六七個人，有父親，有母親，還有孀母，統共有三四百畝地。兄弟當

中，有一個在抗戰以前，曾作過一任甚麼縣的縣長，並且在廬山受過訓。共匪一到他們那裏，就注意他們。一切組織，他們雖就想着參加，也不可能。後來稍微聽到一點消息，說是要鬥爭他們。他們便把家中要緊的東西，像蔣主席的像片啦，像其他書籍文件啦，都藏了起來，藏在板壁的夾縫裏。有個老長工，在他們家裏幹活，已經十九年了。也幫着把別的東西，藏了一點。一天，果然共匪領着許多的人，到來他們的門上。把屋裏的人，趕在一邊，把屋裏的東西，統統搬了出去。共匪也猜想必有藏起來的物件，便各處搜尋。炕也拆了，井也探了，庭院廁所，也都掘了，一連搜了三天。最後，從板壁裏搜出像片等物。這便沒有甚麼說的，硬說他們全家的人，都是國特。這時那個作縣長的，仍舊在濟南作事。兄弟中還有一個，事先已經逃跑了。於是把其餘在家的人，不論老幼男女，統統拘禁起來，開鬥爭會對付他們。當場都打得皮破肉綻。又把兄弟們和那個老長工，格外提出，加以奇刑。結果，兄弟們死了四個，老人家死了三個，再加上一個長工，共計一家死了八口。其餘沒有死的婦女和小孩子，也多數斷腿斷胳膊，變成了殘廢。至於死的那兄弟四個，是怎樣死法呢？把人綁在一塊木板上，綁得牢牢的，再用四根柱子，架了起來。共匪却拿鋸子，在這人的腿上，來回的拉，和鋸木頭一樣。我們想想，這種苦刑，怎樣消受？這人痛得呼天號地，只是頭部搖動，身子却是一絲不能動的。共匪便在這酷刑之下，逼問那個作縣長的在外邊是甚麼情形？逼問還有甚麼東西沒有拿出來？這人說一句，旁邊紀錄一句，好久工夫，把這人的兩隻腿，纔鋸了下來，這人已經痛昏了。共匪把這個鬆下來，再綁上那一個，一個一個的綁，一個一個的鋸。他們在那邊受鋸，父母孀母始終在地上跪着，叩頭哀告。兄弟們雖然鋸下了腿，但是還沒有死。最後共匪把他們連同跪着的那些老人家，用碗來粗的木棒，望每個人的頭上打去。一棒

落下，腦漿崩裂。一邊鋸着打着，一邊罵道：「再叫你們走上層！再叫你們走上層！」走上層是甚麼意思呢？就是因為他們家中有一個作縣長的，並且保存着蔣主席的像片。向上巴結，便是走上層。至於那個長工，死的法子更特別，值得只寫一篇報告諸位讀者。

筆者的話

家中出一個縣長，全家的人都要被殺。家中有一張蔣主席的像片，全家的人都要被殺。足見凡是中央政府系統以下作過事的，或是思想方面，傾向中央政府的，共匪都認為是他們的死對頭，必定加以殘殺，決無幸免之理。那麼現在在中央政府統屬範圍以內的人們，應當知道我不殺匪，匪必殺我。各人爲了自己的性命財產家人骨肉着想，怎樣努力來消滅共匪呢？

十九、孟良送火

呂家的老長工，因爲在呂家幹的年月太久了，彼此的感情太厚了。所以呂家把長工看得和自己的一樣，老長工也把呂家的東西，愛惜得和自己的一樣。忽然聽說呂家要被鬥爭，長工焦急的程度，也和呂家一樣。趕緊幫着收拾這個，掩藏那個。長工的爲人，雖然貧窮，心却是很好，雖然不識字，心機却是很靈。共匪先叫他去參加組織，一叫就到。鼓動他們鬥爭呂家，件件應承，只是問他呂家那個作縣長的，都有甚麼動？呂家的珍貴物品，都藏在甚麼地方？他永遠是說：「不知道」。問他：「呂家待你有

甚麼不好的地方」？他永遠是說：「沒有不好的地方」。並且以後就把這些情形，完全告訴呂家，要呂家早點預備。因此，共匪對於長工，很是不滿，等到共匪來搬搶呂家的時候，長工怕老人和小孩受驚，去安慰這個，安慰那個。共匪看在眼里，更是生氣。便喊他到跟前說道：「你的腦袋要清亮一點！他們是一家國特，一家壞蛋，你是一個無產階級。政府今天要想法叫你翻身，你不體貼政府，却去親近他們，你是甚麼意思？趕快說出他家的好東西，藏在什麼地方！再若支吾，叫你和他們一潮去！」長工滿臉帶笑的說：「同志啊！你們想想，人家是家主，我是一個窮長工，人家有好的東西，能告訴我嗎？人家搶藏的東西，能讓我不知道嗎？再是我在他家這許多年月，從來也沒有看見他們買過好東西」。共匪那裏相信，照長工臉上，吐了一口，罵道：「知道你這小子，和他們一條腿。你大概是不願意活着啦」。隨即吩咐把他綁起來。拉到村外，放倒在地，把衣服剝下，綁在一塊大木板上。却用棉花蘸着豆油，再點着火，望長工身上扔。豆油着火不甚有力。但是火力越弱，燒得越痛。並且扔火的人很多，這個一把扔在頭上，那個一把扔在脚上，扔來扔去，滿身上下左右，統統是火。這時長工痛得叫不成聲，下邊被大木板扳住，轉動不得，只見他的皮肉亂抖。長工本來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沒有多大氣力。燒一會兒，身上的繩子雖然燒斷了，仍是爬不起來。但是也不死。只可以躺在火裏，讓他慢慢的燒。能燒兩三點鐘的時候，才可以燒死。當老長工痛的又喊又抖的時候，共匪却拍掌大笑，好像取樂一樣。這種刑罰，他們叫着「孟良送火」。

筆者的話：

有人說：「這個老長工太不識時務了。假使他能順從着共匪的意思去做，不但不至於死，並且還能夠得到好處」。這完全是不明瞭共匪的詳細情形的人所說的話。共匪口口聲聲要叫窮人翻身。可是窮人究竟有幾個真正翻身的呢？他把財主的東西搬搶了去，凡是好穿的，好吃的，好用的，他們統統歸了公有，再檢一點半點賞給幹部人員，所剩下破爛不堪的，纔給了窮人。窮人白白購了一個鬥爭人的虛名，實惠是絲毫得不到。仍舊照常受窮，有的比從前更窮得厲害。那麼順從他的意思去做，又有什麼好處呢？至於性命方面，凡是解放區裏的人，除了共匪自己以外，統統要死，即便不挨打挨殺，也要凍死餓死。早脫是脫不了的。況且良心上說，那個老長工怎麼能幫着共匪去害他十九年歷史的東家呢？

二十、零割

零割和取零件不同。取零件是剜眼拔舌取心，那人死得快一點；零割是專在身下飢肉多的地方，一刀一刀的割，叫人慢慢受罪，十天八天纔死。離威海衛不遠，有一個人，姓梁。家中沒有多少田產，只是爲人顛直，不會拍馬。前年秋天，和平不久的時候，有一羣美國飛機，從東南飛來，往西北飛去，路過威海衛上空。因爲飛洋不很高，機翅上的國徽，看得很清楚。那時威海衛已被共匪佔據，雖然沒有像今年那樣大肆殘殺，可是已經開始鬥爭了。大家盼望國軍，十分焦急。忽然看見美機，並且一百多架，以爲是國軍要來了。都心花開放，喜形於色。共匪也都莫名其妙，有些驚異。但是他要安鎮人心，便向民

衆宣傳：「這不是美國飛機，這是蘇聯的飛機」。有些精細的人，知道共匪向來是指鹿爲馬，都在心裏暗笑，口裏却隨着說：「不錯，這是蘇聯飛機，除非蘇聯，也不能有這許多飛機」。那個姓梁的，平日遇見人家順情說話，他是十分厭惡，所以對於共匪那些顛倒是非的地方。他常抱不平。這次共匪強說飛機是蘇機，他認爲是天大笑話。暗地對人說道：「騙人那可這樣騙法，明明是美國飛機，偏要說是蘇聯飛機，難道大家都是瞎子嗎？」這話不知怎的，傳在共匪耳裏。認爲他的思想不良。便把他叫到自衛團，問道：「你今天看見那些飛機來嗎？」答道：「我看見過」。問道：「那些飛機，有人說是美國的，有人說是蘇聯的，我們這裏研究了老半天，還沒有研究出結果，知道你的眼力很好，所以把你請來，斷定一下，你說到底是那一國的？」姓梁的隨聲答道：「這有甚麼疑問？飛機翅膀上的老大國徽，清清楚楚，不是美國是誰的」。共匪馬上瞪起眼睛罵道：「別人早已報告說：『你是個國特』。我們還不相信？今天才知道你的確確是個國特。美國飛機，打仗老早打光了，那裏又出來這許多？誰都曉得這是蘇聯的，你偏要說是美國的，你一定是給國民黨作宣傳。謠言惑衆，你知道犯甚麼罪？」姓梁的又來了他的硬脾氣，還理直氣壯的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國民黨，我更不知道甚麼叫國特，但是今天的飛機，我確實看明白了，是美國的」。這不是泰山頭上動土，老虎嘴邊拔鬚嗎？時到這般，他還和共匪抗辯，共匪豈能甘休。便吩咐團丁拖到外邊，綁在一棵樹上。用小刀子割下一塊肉來，鮮血直流。問道：「你應國特幾年了？你從那裏得來的門檻？你對國民黨怎樣作報告？在本地誰和你是一道的？」這些問題，姓梁的一樣也回答不出來，不回答再割一塊。每次所割的肉塊，並不很大，爲的是叫他慢慢受罪。割一天，不過割十塊八塊，便不割了，也不放下，仍舊綁在樹上。晚間派民兵看着。民兵都是鄰舍家的子

弟，都是熟人。姓梁的便哀告道：「你行點好事，把我槍斃了吧！免得我這樣受罪」。民兵心裏對他雖然不忍，但是不得共匪的命令，怎敢私自處理！只好安慰他說：「你忍耐着吧！大概你不至於死，或許明天就把你放了」。那知明天還是照樣的割，還是割不很多，又停住了，等到明天再割。這樣割了十多天，姓梁的才死了。

筆者的話：

看這件事，可知共匪一手遮天，到甚麼地步。共匪的欺騙民衆，到甚麼地步。他把你的肚皮氣破，你還不敢說話。一說話便犯死罪。但是有一般人還着他的辦法好，還說他是合乎時代潮流的，真是奇怪。

為讀者諸君進幾句忠告

讀者諸君！你們現在已經把這二十幕慘劇讀過了。筆者要向諸君請問一句話。就是你們讀過之後，有沒有感想？並且感想的是什麼？這是筆者很想知道而得不到的。假設你是一個欣賞文藝的人，那麼筆者要向你道歉。因為我對於文藝，從來沒有研究，所寫出的東西，都是很粗俗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進一步，根本也沒打算賣弄文章。假設你不在文藝上着眼，而是注重事實的。那麼筆者私自猜想，諸君的批評，不外乎兩種。第一種是真知道共匪的毒狠殘酷，無所不用其極。認為筆者所描寫的，還不够

數。第二種是把共匪當着政黨看待，認爲筆者站在國民黨方面，故意過甚其詞，來破壞對方。如果這兩種批評，都被筆者猜對了，那麼筆者現在要分別的爲諸君各進幾句忠告。先說第一種批評，那是筆者最願意接受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本來不是一個研究文藝的人，我的描寫技術，本來不够。關於此點，請你多加原諒！不過你既是知道共匪的毒狠殘酷，無所不用其極，你便應當爲國家爲民族爲整個人類着想，就看你力所能及的，稍盡一點責任。你有錢能够出錢，你有計劃能够供獻計劃。協助政府勸亂，使社會秩序早日安定，這是再好沒有的。你若是沒有錢，也沒有計劃，你還有嘴可以說話吧。你就把你所知道的，趕快告訴你的親友。或是把這種刊物，趕快介紹給你的親友。使他們都知道共匪的可怕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不要受了共匪的欺騙，不要讓共匪蔓延下去。這一點在你是絲毫不費的，這在個人是功德無量，對國家是貢獻無窮，我想你一定肯幹的。再說第二種批評，不但筆者不能接受，同時筆者要請你提防共匪的迷魂陣，否則你將來，會後悔的，甚麼道理呢？因爲筆者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無所謂偏袒不偏袒。不過被共匪害得無家可歸，冒着極大的危險，從北方逃到真正的自由區上海來罷了。不論國民黨怎樣不好，他還允許我們說話，他還允許我們的生命存在，筆者初到這裏，覺得縱然在這裏討飯，也比匪區的生活，快樂得多。你如果不相信，請看北方的老百姓，一批一批都往這邊來，他們並且異口同聲都說：「共匪剿滅不盡，寧肯死在這邊，也不回去」。這是什麼緣故呢？如果有人說共匪是一種政黨，筆者簡直要爲這種人落淚，因爲他們被共匪欺騙的太可憐了。共匪向來對於他的勢力還沒有達到的地方，老是用最和柔的手段和最好聽的理論，騙出幾個性情爽直的人，爲他們作宣傳，爲他們作開路先鋒。等到時機到來以後，便慢慢給人們加上各種罪名，一個一個的殺掉。所以在北方，有一般人偷

着給共匪加了兩句評語。一句是「推完磨，殺驢吃」；一句是「過河拆橋」。就是說共匪在用你的時候，好比用驢推磨，好比用橋渡河；等到磨推完了，河渡過了，驢子和橋，都沒有用處了，便把他殺掉拆掉，免得再爲人利用。這類事實，筆者在故鄉的時候，不知見過多少。而從來沒有見過共匪真面目的人們，都在這裏受他的欺騙，豈不太可憐嗎？大家要知道你現在參加了共匪的組織，就等於你上了閻王的生死簿，就等於引賊進門，就等於你自己的家鄉，整個送入虎口，眼前北方同胞在匪區所過的非人生活，就是最好的榜樣。大家忍心殺害自己的本身嗎？大家忍毀滅自己的家鄉嗎？大家如果不顧一切，甘願爲共匪效忠，那便無話可說；不然大家應當趕快覺悟，趕快逃出他的迷魂陣。並且極力勸導和你同樣情形的人，叫他們都趕快覺悟。這是筆者以十二萬分的熱誠，向你們忠告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活地獄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全一册 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 聞華英

發行者 文藝出版社

上海乍浦路三四一號

印刷者 文藝出版社印刷所

